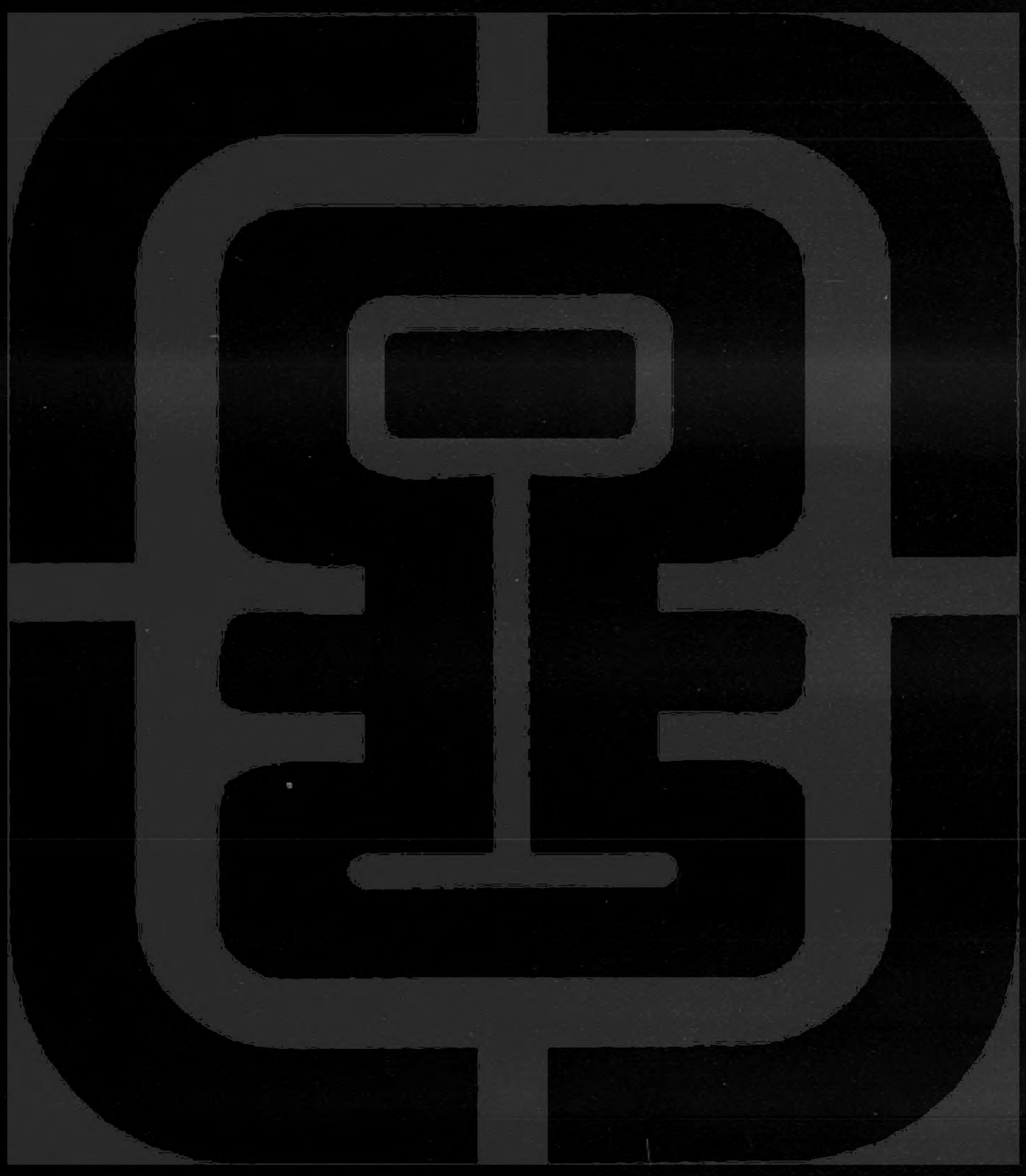


46646.7

成淹　劉桃符　劉道斌

茹紹

董紹　鹿悆　馮元興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昌人也自言晉侍中燊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玄之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為員

外節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
中降慕容白曜赴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
上接輿纓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
諸人不知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
文明太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
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
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
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
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
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
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
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
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
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
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嶺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
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

追逮之慕乃踰月即吉虔行弔之時齊之君臣
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
虔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
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
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
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
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
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
袴褶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綀衣幘以由
命今爲魏朝所逼遣員指授還南之日必得
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
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
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
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
沖曰我所用得人仍敕送衣幘給昭明等賜淹
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
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賾遣其

散騎常侍度輩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
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
勑淹引輩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
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
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
不拘小節中原有赦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
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
爾欺奪宗慶度輩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
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捺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
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
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宦
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
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
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勑淹將引若有古跡
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普武王
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普武王
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
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閒何必

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
徐州聞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
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
致辭瀉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
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
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佳覆
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
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

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
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更
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
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
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
淹龍廐上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
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敕事勿
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
蕭鸞遣使敕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

見高祖皆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
陛下俯應人神按劒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蠆有
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
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来諸有諫
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尚祖曰此是
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
荛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
優而容之詔賜綃百匹高祖幸徐州敕淹與閻
龍駒等主舟楫沂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
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
敕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
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
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敕賜驊騮馬一匹衣冠
一襲陰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
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
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敕都水造浮航高祖賞
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朝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

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
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
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
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
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
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
食不充遂啓乞外禄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
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
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
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
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祭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
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夏憂廢業毋又誡之曰汝
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
遵成命紹遂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羣生頗
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錄

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為侍中李沖黃門
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
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
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請征鍾離勑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
兵十万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
俱進但粮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万之
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
兵仗可集惣糧難至有兵無粮何以剋敵願王
善思為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
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
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
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鄧州龍驤
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
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緣
淮成兵合五万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
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
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

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刻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
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
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處所更
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焉便遂立南
兗入爲主客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
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
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
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
靈太后嘉其用心勑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
民之事皆令面陳以為恒準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
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
其聲望復入為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
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奉朝請職景明中羽林
監領主書直閤寶字良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
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
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
曰揚子雲位為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

不足辭也南平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
頻詔桃符令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
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
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
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邊左爲
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贈後將軍
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
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膂力過人善騎射解鞍
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
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黃門侍
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與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即
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
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
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
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
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

無報旨卿何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
至國遲有日矣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
不令者獲歸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
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
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
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等等
千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
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許
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右將軍舍人又除步兵
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
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
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眞等寇荊州據
順陽馬圈築衍王罷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
城堅襲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
果失利順陽復為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
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
云臣當出瞻巴三千乍嘯蜀子肅宗謂黃門徐

紇曰此巴人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勑紹還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寔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閤祭酒

馮元興字士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五岳員常山房虬受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二還鄉

教授常數百人領袞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
詔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
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三使高麗江陽
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乂所知
又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
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畢身剋已人
無限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
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大保崔光臨薨薦元興
爲侍讀尚書冨思

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擿句儒者榮之及又欲解
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
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又既陽死
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
池無根緑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
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
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
母憂還家遇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
鄉黨頗以此憾焉及黨至天穆之討邢杲引爲

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顯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
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
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
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
齊州刺史文集五十餘篇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
託言莫父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
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
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
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貢舍人行使每稱旨出
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
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著稱門郎散騎常侍出帝時甚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
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昌有學識
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
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失綾縑時人
嬌詐
鹿念字永喜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念好兵書
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

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天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
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
者以告念大忿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
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甚賦五言詩曰嶧山乃大嶽
恒瀆以忠廉之節嘗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
雕鐫作琵琶由此材高遂弦響蕭中華又曰援
琴鼓何調幽閑與窗寢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
絕子真善音念聞奏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
去職服闋仍卒住子直出鎮梁州念隨之州州

有乏粮和糴和糴者乖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
彊之終不從命乃帝爲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
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將董三綜據
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
所信屢詗感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請
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
人命也時徐州始隔邊方驟擾綜部將成景儁
胡龍牙並擁彊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
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典潤所止問其

來狀念荅曰兵交使在道自通言我為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濶遂先遣人白龍牙等云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為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深室詭為患狀呼使戶外令人讓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念密語意狀令善酬荅引念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伏舉火引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女醴豈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充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彼詣景雋住所停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令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令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念荅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荅僕之流而梁不納之無乃有愧

於奉孫也今月建鵦首斗牛受破歲星不也逆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同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慶由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先經相識仍叙由緣景儁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還命畢朝相刺之事更下後圖爲設飯食雜果念謹歡多食向數人微自含吟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元內在室中密謂念曰中山有猪床令坐一入別與石相聞念遂起辛苦人謂念曰君但坐念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教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聞鄉事晚來惠動不復相見念曰且奉音旨昌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大曉綜軍主范昂助景儁司馬楊曒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云秦隴既平三方齊王（闕一字）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万齊王（闕一字）陳留崔延伯字叔

仁等分爲三道徑趨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
相濟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
謂曰詎非華爵也念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
晏令還景儁送念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
論險害還軍於路與丕子詔盟契約既固未旬
綜果降詔曰曰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
已竊城外叛職北鄙慢逆緣使彭宋名雷霆爲賊
有鉏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練劒於
汴渚然高墉峻堞非可
踐是用曰昊忘食中宵
章王論綜體通幽欲
於都督臨淮王亨時事
侍御史監軍鹿念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
募入驗虛實盟言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
我兵甲亦是念之力高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
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

然散騎常侍俄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
馬請解長兼廣川人劉劭東清河人亮浪反劭
遣參軍沛郡劉鈞東萊商山處有所攝將統皆
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爵劉鈞不與劭弗
從念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念家
言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動者放言嘆嗟
加秘守念圍而禁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
彭寧十辯率衆七万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
不至而兩青士裁可萬餘師次鄆城久而未
進劭乃遣念南望月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
詐勒諸將徑趣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
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為左將
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
增邑三百戶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
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
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賑
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
賊衆屯柵曲衍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李樊子鵠討破之文欣當黨
重以賄之文欣同逆人韓賢端正斬文欣送首甩
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僕射東
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尒朱仲遠陷兗向
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晉普
泰中加征東將軍轉儀同將軍右光祿大夫兼丈
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
史特榮陽民鄭榮業笙聚衆反圍逼州城悉不
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笙不送念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
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
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立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
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
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
別將隨長孫雅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
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

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顯入洛仍令復州牧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將軍東荆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轉荆州刺史值介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平初遷鄴尚書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關經構昭清貞素著者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懿壹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列傳第六十七

魏書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八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慶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

尒朱榮引為其府司馬參軍又為大行臺郎中
甚為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
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
腹心之寄銓前後勸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
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
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太中正及元顥內
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
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
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
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為尒朱榮所委而善
處朝廷之間莊帝亦嘗眞遇之曾謂侍臣曰為人
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
人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
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
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
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
尒朱榮死瑞與世隆等並無雅素厚且見世隆等走既而以莊帝待之
終當敗喪於路乃

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尒朱天光擁宗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慰勞焉既達長安會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以前日乖異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徹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録事參軍卒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為鎮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禄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禄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曾祖鍮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龔祖爵

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
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尒朱榮入
汾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壻也榮
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禄大
天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
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
除恒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
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
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雲燕朔四州諸軍事
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
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
遂舉兵稱義諸州莫有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
定州之安固世隆自前廢帝以延慶異大都督
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曾靈助
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
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
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
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

厭寧肯戰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
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
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
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靈助戰於
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為恒雲燕朔
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
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尒朱兆等拒
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尒朱兆濟
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
從王於并州後赴滏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延
慶既尒朱親昵又嘗忤於權侯出帝之西齊獻武
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廆陶
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敢肅宗時為
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良不安椿乃將家投余
未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錯曹參軍從榮征伐
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著外立事

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
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
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尒朱
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
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
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
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尒
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梁南王悅為魏主
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
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
万戶又為大行臺並前驅都督會尒朱北入洛椿
復率所部背悅歸北尒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
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京幾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
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加開府時椿父
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己階以贈
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

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
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尒朱度律仲
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
等相疑遁還語在非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
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曹顯智等曰若不先
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
盟約倍道無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
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尒朱世隆
彥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棄洛陽縣忠世隆兄弟

兄弟今何忍縣其詞於家門豈不愧負天地乎
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鄴獻武
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
頓於邙山尒朱仲遠懼下都督橋盛張子期自
滑臺而至獻武王書宻與盛等筆曰汝事仲遠擅其榮
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負徐為逆汝為
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北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
事人則無信大馬尚識恩羊食汝今犬馬之不如

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覺常不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詣宣武靈太后廟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泄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令椿為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本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憎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干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

元壽壽為部下所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義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

光未北鎮啓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
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至秀
容爲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部將
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
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
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
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顯平以
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

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
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北拒
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
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
坐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
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及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
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書侍

將夏侯夔攻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關徐爲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景臨陳流矢中胷仍戰不已元顯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内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顯軍以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邑文徹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一品騎大將軍增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尒朱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通前千四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

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
荊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荊州斬送脩延
昔不行又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
韶勿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
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
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檛壯
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
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深衆
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
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
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
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
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
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舍曹參軍孝昌三年
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

鵠應對稱旨大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
子邑三百戶尋遷赴榮以為行臺郎中行上
黨郡及榮向洛以為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
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琛閉門拒守
子鵠攻魁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
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
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辭脩義及降蜀陳雙
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
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
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
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
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為前
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
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
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
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
以此獲安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

欲與同趣京師子鶴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
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
驃騎大將軍都督三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
右僕射三豫郢頼四州行臺子鶴到相州又勑
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
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非徵子鶴赴洛既見責
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
藩起兵子鶴爲都督徵發粮仗元曄以爲侍中
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

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荆州詔子鶴通三鴈之道而
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以賚不
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
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
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
伏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鶴與德
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鶴軍盛夜退
還譙子鶴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鶴勒兵
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

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
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
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
分兵擊衍芒州然州宕州大潤蒙縣等五城並
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
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
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
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焉
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
將軍開府與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奔蕭
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
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
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
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
採察得失及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
鵠責讓穆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
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為逆南青州刺史太
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

同三司嚴詡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仝逗選充北防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屢從破洛汗拔陵聚衆反

恒州鎮殺賊王衛可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陷歸仝朱榮轉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莊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

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仝朱兆先渡破
擒顯息冠受及顯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
功增邑六百户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
仝紫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
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仝朱榮之死也勝與
閤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
等議即攻門勝正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
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尒但得出城更
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
嘉之仲遠逼東都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
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
覆還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
與交戰不利乃降之尒朱兆傳後
車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共仝朱仲
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仝朱兆傳後
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大昌初拜領軍
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
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

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荆二
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荆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迄戍剋
之擒其戍主尹道玩副庫戴又使人誘動蠻
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
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
不剋乃班師沔北潛爲丘壘矣衍書勑續云當
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鄧陽
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

校勝北間驍　汝宜慎之勿與爭鋒甘貿憚如
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
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
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
懼復走荆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
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
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
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
成致殞於賊中

勝兄可泥求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
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環在城西二百餘
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環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
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隅
授小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
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
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
軍西道都督隸尒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
俟醜奴天光先知岳喜得
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
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
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
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向歧州岳以輕騎八
百北渡渭水擒戮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
果棄步騎二万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
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
往復數返菩薩乃自騎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

與吾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
遶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為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送路險不得前進

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驍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万餘收其輜重其有士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機長貴擒醜奴蕭寶夤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尒朱天光傳天光雖為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户進封樂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画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
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
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戶餘如故普泰
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
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餘並尚
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僞高平後以隴中猶有
士民不順岳勛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
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開
西行臺餘如故及介朱天光率衆赴洛將訖擊

厲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
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尋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
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
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
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
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徑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力俟受洛干等并遠近
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
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促擊破季

海部下獨聽季海關三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
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渭波
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既揔大衆據制關
右憑彊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爲計時
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
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
痛起如廁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
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
太保録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爲馳騎都尉故
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效子迎亂遂歸
尒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
進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柏人縣
開國侯邑五百戸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
爲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獲皆與
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
餘如故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

亟騎大將軍襲涼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
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
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
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京獻武王至
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
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
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
我別稟意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
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
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悅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
史宇文黑獺黑獺至悅總兵部衆并家口入高
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
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遥望見悅欲
待明日決鬬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
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
所部使上驢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
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後給悅帳下云儀同欲還
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為實以次相驚人情

惶惑不可復止乃散走而趨秦州景和先驅至
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倩畏傍人不聽
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及謀殺岳者八九人
棄軍逆走數日之中般回往來不知所趨左右
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
乃於中山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
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亘盧光走
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悒不復
如常恒言我僅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
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俟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
鎮飢亂淵竄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
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厲次縣開國子邑四
百戶後從滎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
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

有衆數万屯據薊城尒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徙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摠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万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虜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還之也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人雖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内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尒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

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堂國城淵與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尒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王破尒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東史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遣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萬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

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
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
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
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饑粮者首尾
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粮人曰臺軍已
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荷
為復去也人信其言垂發粮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
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覺遂執貴平出降淵

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
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為青
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劫
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滕州刺史曹璐
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
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
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為賣餕者斬之傳
首京師家口配没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

違順常刑所及斛其椿姦佞爲心讒忒自口取
讐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
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鴟迷
機寡算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劒悅果
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列傳第六十八　魏書八十

綦儁　劉仁之　宇文忠之　山偉

綦儁字懌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
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
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獻武
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
之曰尒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人斯
翦今將軍義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兌愜天

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
必須度量深遠明詰仁恕廣陵王遇出艱難不
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為不朱扶載當今之聖
主也獻武王欣然覺之時黃門侍郎崔悛作色
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為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
天下為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
時高乾邑魏蘭根等固執悛言遂立出帝及出
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曰常以為恨尋除御
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
排儁倫列儁勿動儁忽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
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
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之搆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
文武與儁中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
鎮荊州過候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氈敝被勝更
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
兼中尉音千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
空公諡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
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羙容
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繚弓五石爲奏事
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
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
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
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
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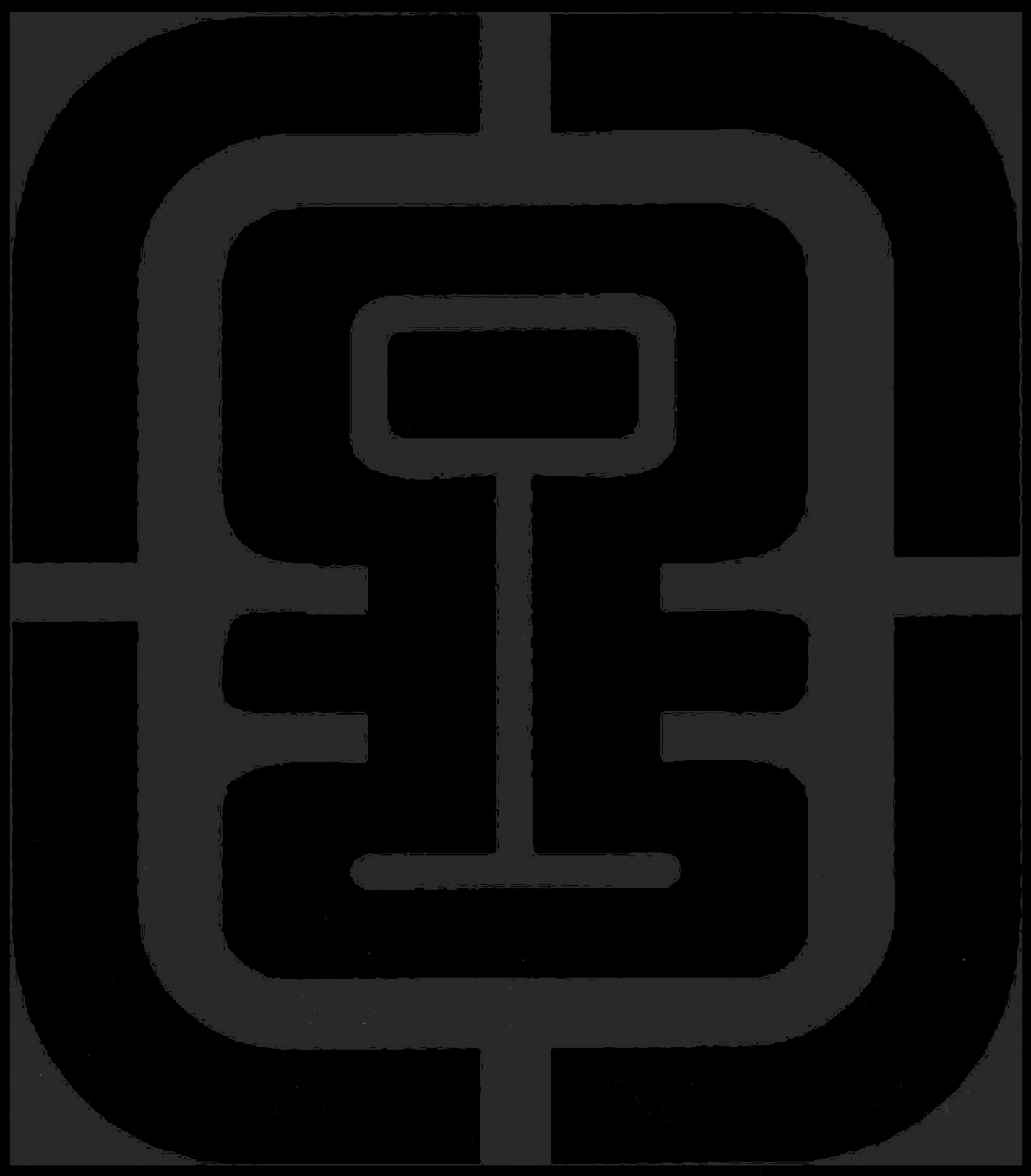
從叔爲羽林隊主坐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
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
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
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
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
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
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叉德羙叉素不
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
是稱薦之叉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

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
爲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
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
與儀曹郎裴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
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
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
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
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
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
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
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
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
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
諸人相繼撰録綦儁及偉等詆訾上黨王天穆
及尒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
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

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
薄然万不記一後人執人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
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
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徒代
爲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
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
不營産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士友歎愍之
長子郢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
父尒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
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
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漸爲尒朱世隆所信用出
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
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
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
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内懷矯詐其對賓客
破牀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

當途能爲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過一女
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己高明矜物無知
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
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
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
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
微訛亦見呵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大
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
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守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
出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
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猶涉文史頗有
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
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孛
後敕脩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
獻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脩
國史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
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

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張密有驕物
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基僊遭逢愛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
内懷矯詐而交情周篤爲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
道喪開謂金德者其殺難矣哉